

廚工敘事觀點

三年級的時候，教室隔壁就是提供營養午餐的職員餐廳，中央廚房以及餐具洗滌間。學校廚工只有三名：一名住在學校日本宿舍的翟先生、一名家住媽祖廟口的郭媽媽、以及我們同學楊秀慧的小奶奶。他們三位合作，控管小學校百餘名師生的脾胃。

翟先生早年在中國東北修飛機，為此練出超大嗓門。一整天除了午膳工作，兼差我們學校的校工，在那沒有保全系統的二十世紀，輪值的日子，晚上他就直接住在學校的工友室——平常我們就去這裡找他換燈泡、修水管。五坪不大的工友室，曾經以為這裡會像一間五金百貨，結果卻是一間小型的圖書室。翟先生愛文藝，常以學校名義匿名投稿《南縣青年》，並在校創辦小報紙供兒童學寫作。開口閉口要我們多多閱讀與寫作。

廚工之一的郭媽媽，字正腔圓，可是很少開口，年紀接近我的祖母，住在廟邊一棟看似尋常的透天樓厝，大門常常深鎖。她家實在醒目，門上別著一只花環，一個木製信箱，鐵門刷的是白顏色，這顏色在鄉間罕見又洋派，或者有點禁忌，從前據說還有學生搬了凳子跑到她家對面的樟樹下寫生。他們說這種門只在美國的影集與動畫才有。我從沒看過郭媽媽出席廟邊的祭祀活動，不知道她當祖母了嗎？因為衛生關係，她的頭髮束成小髻，低調到像是家裡出過什麼難以啟齒的事情。

平平都是祖母，楊秀慧的阿嬤，看起來又實在太年輕。秀慧都說：「阮阿嬤三十八歲，跟阮老母的年紀平濟。」不用大驚小怪，楊秀慧說，這位阿嬤是他阿公的七仔，早就出出入入，正牌阿嬤過世當天，她還來幫忙換壽衣哩。學校的老師輩，平成稱呼這位廚工楊太太，我們跟著秀慧喊阿嬤。楊太太獲得這份工作，也是お歳暮來的。楊家地方政關係良好——秀慧阿公早年就在新營糖廠做事。楊太太外貌比實際年齡年輕，常被當作是師專畢業的實習老師。秀慧想到就會拉我去廚房跟她阿嬤要錢。楊太太卸下一身裝備，穿著雨鞋推開伙房的紗門。有次順手也給我十塊，大概我的樣子看起來很散赤吧。

那時每個周二、周四，全校師生得到操場舉行升旗典禮，三位廚工也會準時來到餐廳門口，廚工的作息都與學校同步，也要一起主席就位、全體肅立。有一陣子，我的腳踝扭傷，不用跟著大家集合，大半個月都是和廚工站在走廊唱國歌。其中一次楊太太忙挑菜趕不上，國歌前奏已經下了——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聽到國歌需要靜止不動，點穴一般的楊太太，只好形單影隻，站在走廊外面那幅寫著「營養午餐食譜」的公佈欄前。公佈欄上的蔬果魚肉，那些漢字板書，

平常正是由她負責抄寫。

我們讀三年級的時候，某天，國語課上到一半，隔壁廚房大吵大鬧。那也是我初次清楚聽到郭媽媽與楊太太說話的口音——她們正在勸架。後來楊秀慧從他阿嬤口中得知，校方對於翟先生餵養流浪動物，很有意見，假借帶來家長會的懇勸，希望能以環境安全為由，將遊蕩廚房附近的十多隻校犬，交由動保單位安置。個子瘦小的翟先生，全年都穿白汗衫西裝褲，他的樣貌有點像老演員脫線，確實翟先生戴一副黑框目鏡。說來校方不是特地前來吵架，而是告訴決策，果然沒隔幾天，那些流浪狗全被撈上卡車，聽說整台卡車火速駛離學校的半夜三點，集體吹起長長的高雷。以後翟先生繼續和校方僵持不下，一度揚言要喝農藥尋短，連續幾天沒來上班，營養午餐忙死郭媽媽與楊太太。

或許正是三年級的教室位置太過特殊，整個早上，都能清楚聽到中央廚房傳來的聲響，也就知道本日午餐製作的進度：卸貨的菜車、批發的果農、廚具推擠著廚具，開開推推的木紗門。郭媽媽與楊太太持續寡言，這是工作默契，是禮貌，更是衛生，因而益發襯托翟先生的熱心腸與大嗓門。通常十一點半左右，比較年輕的楊太太推著餐車，延著走廊開始發送營養午餐。楊太太明明很嬌小，但是她的力氣大，一大桶湯品可以直接抬上抬下。當時都吃一飯、一湯與三樣菜，整整齊齊放在教室外頭的課桌椅。

我們讀的是三年甲班。三年級，開始練習一整天待在學校了。可是廚房的伙食工作，往往下午兩點洗完所有餐盤，拉水管、拖地板之後就能下班。小孩不能下課，大人卻能下班的感覺，楊秀慧瞪大眼睛說：「阿文，你不覺得這很不公平？」我們都被這個發言擊敗，不知秀慧氣的點是什麼。我認識的楊秀慧很在意「公平」。有人說啊你就是要上課啊，有人說事情做完，本來就能回家。儘管我也覺得秀慧的觀察蠻有趣，但不知道如何幫腔。從秋天到夏天，直至出事之前，她都追著這個問題一直打、一直打。有次輪到她當班會主席，還沒放棄，臨時動議，故意操著一口捲舌音，指著台下同學：你說說看嘛，你說說看啊。我們導師牡丹笑到歪哥七挫，大概心想這位是哪一國來的蕭查某。

我們這朵牡丹的故事倒是值得一說，且得說在前頭。升上四年級之後，她就要從這所服務將近四十年的學校退休了。而她眼前這群學生的年紀，不偏不倚，剛好可以當她的孫子——你知道，我們許多同學的爸爸叔叔姑姑，全都出自她的手路，聽說早年教學非常嚴格，因而冊封愛文國民小學的黑牡丹，如今已是人見人愛的牡丹阿嬤。

牡丹導師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年，她且在黑板寫著民國年月值日生的側邊，替自己開闢一格方框，倒數計時：兩百天、一百天、七十天，這個方框，後來我在

十五歲學測，與十八歲指考之前會再遇到，我不知道原來它也可以來倒數退休，甚至不知道人是會退的。那時負責寫黑板的正是秀慧，秀慧人如其名，果然很會，她且在數字旁班畫了一朵小花，因為不知道牡丹怎麼畫，結果最後畫得很像一朵供佛用的蓮花。小黑板的數字最後停在五十三。我們暫時不說，這是另外一個故事。

因為牡丹導師退休，加上教室鄰近學校餐廳，後來我們這群學生，每當說起愛文國民小學的故事，三年級，不約而同就會成為我們共通的起手式。好像不提一下三年級怎麼樣，這個故事，它就無法痛快往前追憶、往下傾訴。所有的句型都是三年級的時候，這才令人感到踏實，可以評論，可以傷心，可以了然於心，什麼都不用說。

翟先生最後則是在餐具洗滌間被電死的。三年級上學期，元旦新年後的第四天。完完全全就是意外。當天午餐過後，學生抬著餐具，他剛接手，不知怎樣，轟然一聲，就倒下了。目擊的學生後來形容，水槽上面、地板水灘、乃至水滴潑落之處，都可以清楚看到電流，如何電過來又電過去。

升上三年級，事情一件接著一件，那是民國八十四年，一九九五。總統即將民選。不過，還是先說一下我們這個班級。我們班上，學生轉到只剩十九位了，學校固定一個年級都是兩班，每班人數三十五。不知道這個平均數是怎麼形成的？不過我班人數，實在低過平均太多，長遠觀察，可能因為台南科學園區正在大興土木，記得臺南的天空，那時到處都是工地秀，到處都是建商設計的熱氣球。外面世界那麼鬧熱，人心蠢蠢欲動，我們同學的父親、母親，聽說也都準備要出去闖闖看了。

不知道我的父親母親，會不會也想出去走走？每個學期都有學生轉走，加上小學制度，同班就是六年，不像現在許多學校，兩年換班一次，以至我的腦中，至今仍然可以細數那些一個一個消失的朋友，以及當時作為孩童面對這種分離場合，我們如何從抱頭痛哭、不知所措到沒有感覺：比如楊寶如轉到台南新市大社國小、楊儒平轉到台南善化大成國小、楊正國轉到台南永康鹽行國小……我們學校所屬聚落是以楊為大姓，認真考究起來，彼此可能都是親戚。我們的導師教作楊牡丹，我們的校長、鄉長也都姓楊。我們班上二十四個學生：男生十八、女生六。祖母常說，我們姓楊的，不能跟姓楊的結婚喔。這簡直把我們逼到牆角，因為班上只有兩個女孩不姓楊。我們無從選擇，這太不公平了。

三年級的開學日，一個適合使用恬靜兩字形容女生，當然姓楊，她家也要搬到臺南善化去發達了。辦妥手續，連同她念一年級的弟弟，全家等在走廊。早上第一堂課，牡丹導師帶她來向跟大家告別，教室內的學生埋針一般陷入沉默，

沒人主動舉手說些祝福的話，我們大概很習慣了吧。我們非常熟悉什麼叫做身邊的人、一個一個消失的感覺。最後是楊秀慧識大體站起來解圍，自己加戲說到哽咽，還拿起花手帕，拂拭自己的丹鳳眼。

三年級的開學日，放學過後，沒有作業，我們各自領回一張學生資料卡。記得一、二年級的時候，這張卡片，印象都由家長謄寫。三年級，自作主張填寫每個欄位，並將整張表格，詳實掃過一遍。別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很熟悉自己的家庭背景、成員組合。學校剛剛開始要上電腦，一切都很克難，多人共用一台機器，授課老師的專長，其實是田徑並且主攻鉛球。

他給出指令，希望我們使用小畫家，練習畫棵大樹，大家頂多意思意思，拉個線條、做個圖形，或者早就轉台跑去玩新接龍、踩地雷。我卻發狂握著滑鼠，好像拿到什麼外星人發明的新工具，對著螢幕，變出一顆枝幹交錯橫生的家族樹，然後自學使用文字方框，注音拼寫，密密麻麻，敲出好多家人的名字。最後心滿意足點綴四顆愛文芒果，一顆別上一字，寫上平安喜樂。這個電腦小作業，讓我學會什麼叫做忘記自己，因為我真的忘了畫上自己。儘管作品生澀，牡丹老師看到，非常中意，她且鼓勵我替畫取名。我認真想了一個晚上，最後在右下題字寫上三個字「長輩圖」，還拿母親替我新刻的章印，用力落下了一個款。

那個晚上，我把資料卡上的欄位，陸續填妥之後，竟在「經濟狀況」這個欄目敗了下來。於是趁著祖母、母親都在客廳收看八點檔，順勢舉行小型家族會議，針對我們家庭的經濟狀況此一議題，我想要參閱大家想法，這才公平。祖母、母親，彼此之間，沒有什麼婆媳問題。她們逆向操作，鄉間人人稱羨，都說親像一對母女。當晚我們極其慎重，戰情分析一般，對著經濟狀況四字訓話。我們三人都想知道，找到共識，究竟，我們家到底算是「富裕」、「小康」、「普通」、「清寒」，還是「貧困」。

華視的八點檔《第一世家》是當時我們的必看，趁著賣藥仔的時間，趕緊抓著這對婆媳口述。祖母表示：「卡早咱厝是算真好野，目前應該是小康，但是做人要有斬節，所以我是認為普通就好。雖然我的心內感覺，現在，咱是過的比較卡清寒淡薄啊。」

母親笑說，若照你阿嬤的意思去寫，這題就是複選啊，「阿文，可以複選嗎？媽媽以前我都幫你勾小康，因為聽起來比較得體」。母親眯著眼睛，輕微老花，她樂於和孩子打成一片，而且完全放手。她說：「今年你就自己勾吧，你覺得我們家是怎樣就怎樣？」

當天晚上，我將表單帶回房間，仔細看過一遍，這是我的家庭資料，而我越看越毛，這種表單格式，實在很有問題，該不會已經沿用了半世紀。最後，乾脆就在富裕兩字前面，自行設計一個選項，它叫做「還過得去」。



### 菜單寫作課

「這是厲害的文字，所以需要加裝一面防盜玻璃，密不通風的保護起來。文字有多厲害呢？」，翟先生站在營養午餐食譜公告欄前，對著楊秀慧和我說：「可以拿來吃。嚇到吧！」翟先生話中有話，這是他的特色，而我專門翻譯它的暗語。他的意思是說，這些文字，不能輕易更動，別人可能猜錯意，直接上鎖，也是怕校外人士給亂塗鴉。我覺得可以吃的文字，沒有很吸引我，而且我並沒有被嚇到，倒是需要上鎖的文字，真正突然讓我怕了起來。翟先生說：「文不對題、不符實際，可是會出人命的，我們廚房擔不起這個責任啊。」

現在我就站在布告欄前，外面的強化玻璃死死鎖緊，可是上面已經沒有任何字跡。午餐現在全面外包廠商了，餐廳早就成為廢址。想到我們以前這群愛吃鬼，常常提前來公布欄前看菜單，指指點點。這些菜單，都是各班老師操盤設計，只是大家往往照舊沿用，「該怎麼做、就怎麼做。」一則廚房採買也好準備，往來的客戶也都合作多年，而且口味吃得相當慣習。

不過，可以提前預知明天後天的菜色，這讓作為學生的日子，變得值得期待起來。記得當時星期六還沒實施周二日，雖然還要上課，可是十一點就放學了，這樣廚房還要上班？只有楊秀慧和我會注意這種大人在乎的問題。答案是要。因為常有家長會突然贊助布丁、肉包當成點心。週六我們都是身穿便服，完全沒課，就是週會、班會與社團活動，有些老師甚至根本沒有到校。這天也是楊秀慧的時裝日——她有一次穿裙襪長長的禮服，走到哪裡，都要找人幫忙替她拉裙擺，搞得很像什麼大進場。

站在沒有字跡的「營養午餐食譜布告欄」，可以看到既有的格式還在，每個欄目：主食、副食、水果。都能讓你盡情發想，這一面公佈欄，當年最吸引我的是一「食譜設計者」與「監廚」兩字。當時我們甚至看到菜色，就會知道這些菜單出自哪些老師的靈感，每個學生全都練就一張刁鑽的胃口；而監廚寫的是廚工領班翟先生，他的全名叫做翟崑崙，字跡潦草的時候，這三個字排起來就像是什麼神獸出籠的樣子。如今眼前就是一整片的空白：寫菜的人不在了，被寫的菜也不見了，搶著爭先預知菜單的孩童，老早跑到不見人影，所以鑰匙在誰手上呢，我看也都無關緊要。只是這面玻璃仍然鎖著，為什麼？它在防誰呢？這時我就想起翟先生掛在嘴邊的那句——文字是可以當飯吃的。

這一年，二〇一〇。營養午餐食譜布告欄的隔壁，正是我們當年的三年級教室，再過不久，這棟雙層教學大樓就要原地拆毀。課桌椅全都撤出疊在走廊，看不出這是一種什麼疊法，疊到快要抵達天花板，偏偏它就倒不下來。多年以前，這些教室陸續改做倉庫或替代役宿舍。格局也是依舊，教室班牌也還掛著。想起當年我們三甲，據說在它班導師的眼中實在乖到可疑。其實回想起來，我們那不叫乖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超齡，才念小三，就有五六年級的神情。牡丹導師有次看著我們全班戶外教學沖洗回來的團體照，她說家中蒐集的學生合影，已經超過一百張。四十年來，她總共教過學生一千多名。以前一個年級，曾經最多是八個班，第一年教的是一年辛班。我們嘴巴立刻碎碎念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。

我們喜歡聽牡丹講述她在學校服務的事，這比課本上的歷史更精彩，導師說她很怕出去買菜，一路上都是她的學生；那個市街開業醫生是她的學生，那個天天醉在菜市場的也是她的學生。路上到處都是我們的學長姐。牡丹導師說，每

年學生長得都不一樣。這句話像廢話，可是仔細想想，真有智慧，然後她看著我們，人臉辨識，又好像不只看到我們，接著自問自答，說了五字。「你們現在要十歲了，所以是民國七十六年出生的。」你們生得著時：「你們會很好」。

三年級開始上課之後，不知道，我們是不是已經走在「會很好」的路上。有一天，牡丹導師突然宣布，將來一周的營養午餐，正好輪到她來設計，過往都是沿襲，不知為何，大概覺得她要退休了，沒有包袱了，所以想要來點變化。你們想要吃什麼？大家開個班會吧。這下可好，大家七嘴八舌吵了起來，我們確實是很閉俗的一班，所以結論就是什麼都好。但是既然老師下放權力，讓我們學生一起膳寫營養午餐食譜，我們全班也就認真研擬一番。

導師說，不要變化太大，也不要完全照抄，你們自己去想吧。我覺得這句話真傳神。有說等於沒說。可是生活不就是這樣嗎。現在回想，牡丹導師這些句子，把它傳到「社群」，現今也會變成老奶奶的金玉良言了吧。正當我們七嘴八舌討論菜單的時候，牡丹導師也在漫談，她真優雅，說她的家人，剛幫她完六十五歲生日。有些人是怕過生日，她是怕許願。「我從不知要說些什麼，我女兒還要我許三個。」牡丹導師喜歡跟我們掏心掏肺。可是口吻平靜，從不激情。是台灣戰後小學職員的剪影，想來也是一個世代的典型。

記得當天開食譜會議的時候，我先上台，比照外面走廊那面公佈欄，畫上一模一樣的表格。楊秀慧是主席，拿著粉筆，主持會議。我們當時主食就是米飯，偶爾才換炒飯與油飯，副餐湯品，倒是讓人相當難忘，玉米濃湯與紫菜蛋花都是基本款，大家覺得比照辦理，變動太大，等下引來民怨。我最怕的是綠豆湯，因為它不熱，憑什麼可以稱做湯，我只是稍微分享看法，沒想到綠豆湯就被踢出去了；我們當時覺得最棘手的是雞肉冬粉，因為冬粉很難舀，鋁製小碗又太小，這要練過才能切斷，打菜同學經常走到最後一關，隊伍嚴重回堵，全被冬粉害慘。那些好不容易舀上來的冬粉，總是瞬間溜煙滑回湯桶。所以雞肉冬粉也被大家拍手淘汰通過。這是我上過最有趣的國語課，我們隨意編織屬於三年甲班的菜單，真是多麼令人懷念的實作。

最後我們得出共識，只在湯品變化，三道副食，每天換掉一道，楊秀慧突然意識，她的身分很曖昧阿，她說，「你們不可以變太難啊，我阿嬤會煮不出來。」結果她卻第一個點菜。其實最後菜單變化不大，大概我們想到，就算真的點了大菜，不信學校變得出來，我們真是太不浪漫的一群學生了。只是我們開始期待兩周之後，文字可以變現的故事，這太神奇，文字真的能吃，我們寫什麼我們就吃什麼。很像母親冰箱有什麼就煮什麼。翟先生說，寫就對了。翟先生還說。吃就對了。從此三天兩頭，我們全班輪流跑到公佈欄，看看當周菜單更新了沒。楊秀慧比誰都還緊張，因為抄寫菜單是她阿嬤的工作。但她也不好意思

去催她。等到真正公布，這才發現楊秀慧她阿嬤的板書，怎麼說呢？就是、過得去。三年級小朋友說出過得去，實在太像大人口氣，但是為什麼不可以。秀慧人在現場，內心也感覺哪裡怪怪。接著她笑得像是千手觀音，看得懂就好了啦。看得懂才是重點。回到教室，大家並不在意菜單是否寫對，而是我們同時覺得，好像當天一起構思，就著南風、日光、菩提樹影，最後寫在黑板的那面菜單比較美味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

因為菜單變化不大，只是其中一餐，史無前例，每個班級將會獲得一包黑芝麻。記得當天我們相當風雅，打菜同學拿著小湯匙，替我們撒在白米飯上，這是楊秀慧出的主意，她說，我家吃飯都會灑一點，比較香啦，導師也就照辦。當天午餐，我們班的分機響個不停，大家都在問，楊老師，妳那包芝麻怎麼吃啊，像是集體搞了一件壞事，楊秀慧說，唉呦好落伍喔，日本料理不都是這樣吃。我們老鼠吱吱笑到不行。當天大家吃飯吃得極秀氣，每一口都認真吞嚥，認真去感受芝麻香味充盈口腔的感覺。當我低頭，看著撒在白米飯上的黑芝麻，錯落排序倒像一種標點符號。讓我想起，翟先生曾在他的工具室，對著楊秀慧和我說，「這個標點符號，若是用得好啊，能夠救人一命。」

說來我們對於菜單特別好奇，還是因為教室鄰近餐廳廚房，以及那一面營養午餐食譜公佈欄。從小我就覺得，各處式的公告，都是講不清楚的文字，只有這張菜單它會如實呈現：具體、準確，而且可以成真，跟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。楊太太的板書確實不算好看。這面由她負責寫的黑板，版面在她經營之下，我發現它更加俐落了。聽說翟先生背後給予指導，力求食譜文字白話為上。翟先生說：「我們的目的是要讓人看懂。」但是光寫高麗菜、青江菜又太素了，作法總可以透露吧。所以才有紅蘿蔔炒蛋，黑輪芹菜、莧菜吻魚。沒有冗墜修辭。這是翟先生奉行的寫作原則。「所以，文字不僅可以當飯吃。」進階版的訓誡其實是，「好的文字是可以吃下去的。」「但是不要挑食，但要懂得挑字。」這就讓我不能聽懂了。翟先生的廚房，就是他的教室，此刻我彷彿看到他就站在布告欄前，對我東西比畫。接著轉身，穿過操場，走回他的工友室，繼續伏案繼續寫著他的愛文小故事。





### 打菜詩學

營養午餐的飯量都是自己盛，所以常常看到，很多人只吃一口飯的畫面，真的就一口飯。當時餐費是按月收繳，固定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袋，記得我從一個月四百塊、四百五，吃到一個月五百塊。而且真的會有付不出錢的學生，好不容易交了餐費，可是只吃一口。沒有道理她們應該多吃一點，我實在是愛管閒事。在我心中，這些事情就是說不出的怪。

當時午餐的三道副食，都由同學負責打菜，偶爾呂湯老師親自幫忙，水果不是每天都有，常見的是小蘋果、黑香蕉以及名字取叫海梨的橘子。值日生會在學生打菜的時候，抬著果籃、按著座位發送。我們很怕拿到太黑的香蕉，只有楊秀慧說越黑越好。她的午餐吃法也跟人家不一樣，開動之後，她就先吃水果。我們被她影響，跟風學著先吃。她做自己，可以把營養午餐吃的很像西餐，餐後也有自己從家裡帶來的小餅乾，當然，她的餐具也是極其夢幻，其實我們吃飯就是筷子湯匙，但它刀子叉子她都備妥，只是派不上場。這種同學，大概容易遭到排擠，不過我們全班倒是樂得欣賞楊秀慧擺陣仗。牡丹導師則說，阿慧很會過日子耶。楊秀慧學大人說話，花花啦，還過得去。楊秀慧是班長，我是副班長。那一年我們兩個合作無間，支援六十五高齡的導師運作課務，這也才是楊秀慧深得人心的重要因素。

其中營養午餐對我來說，最為關鍵的一課，而且是哲學課，正是關於剩菜剩飯的處理。早先不少導師都會打包回家，當成自己晚餐，三年級的時候，我們導師首開風氣，民主自決，採取學生輪流包回家的制度。她說若有意願前來登記。「這件事就交給阿文你來負責。」牡丹導師的出發點是美意，但卻引發學生驚恐，好像登記打包剩菜，就是表示家庭經濟狀況出了問題。幾天過後，遲遲沒人報名，導師有說，記得回家先跟家人討論，若有什麼想法，可以寫在聯絡簿。

完全沒有想過需要打包午餐回家的我，當天晚上的人點檔時光，我又例行性的召開一次家族會議。這場會議，同時加入當時已念國中，而剛自修回來的哥哥。因為母親是全職上班族，家中開伙工作仍是祖母，我當然第一個向她請益。

我說阿嬤，你有需要菜尾嗎？不知為何，每次去喝喜酒，被我們兄弟稱作菜尾殺手的祖母，對於打包學生營養午餐回來這件事情，反而產生許多顧忌。「聽講，攏是老師佇倒，恁馬會使包啊？」祖母與我的導師相熟，大概一種平輩之間的特殊情愫，或者較勁，好像包了回來，下次路上搪到，這就不太好意思了。

祖母還沒作答，平常不用煮飯的母親，立場因為曖昧，當然，若能加菜加飯，這也減輕平時她因工作，而不進廚房的罪惡。母親說，我們不太需要，比較困難的同學，記得留給他們。母親真的很會講話，有年我家門口道路施工，挖到糞管，尿管湧泉一般團團往上溢出，我們左鄰右舍全都閉門破口大罵，只有母親不慌不忙，搗著手帕，撐著雨傘，一邊擋屎，一邊安撫，然後告訴工人說，辛苦各位大哥大姊，最後加了一句阿蜜斗福。

我也覺得我家並不需要，哥哥立馬讚聲，營養午餐真是他的噩夢，不想回家還是中午的剩菜剩飯。我哥曾因午餐湯品出現大雷苦瓜，老師逼他一定要喝，他不就範，結果師生兩人一路僵持到放學，硬碰硬。當天下課，他竟捧著一碗苦瓜湯回家。因為目睹那碗苦瓜進門，而且從學校晃到客廳，居然還是滿碗，說了不是為了證明大哥的平衡感極佳，還是在錄製綜藝節目才藝競賽。大哥一切全都和我相反，他的「不要」是可以賣命的，我則是至少營養午餐從不挑嘴，苦瓜甚至是我從小到大的最愛。

隔天到校，因為牡丹導師發現無人登記，而這事情又不好相逼，誰被欽點，感覺可以包菜包飯，似乎也在暗示它們家是有需要的。原本的美意，突然沉重起來。於是我就自告奮勇要當第一，下課之後，陸續就有同學前來報名。第一個

報名的，當天立刻打包。起初我們全班，對此策略感到滿意。我們甚至不會覺得打包回家是什麼清寒家庭，本來就是樂在分享。我阿嬤都說：「阿無倒掉，嘛是討債。」可是別人不會這樣去想。問題很快開始出現：比如為了維持可以打包的菜量，使得原本想要多吃的學生，開始不敢加菜加湯；又比如本來剩菜剩飯，都有專門收拾廚餘的鄉親接手，少了我們班的剩菜剩飯，她是要去哪裡填補空缺，好去餵食他們家的家畜家禽；又比如有些同學看起來不像是需要打包，最後跑來登記，我真的愛管閒事，這也沒有關係，心中又是生出一股說不出來的怪。

有一天，輪到李正達打包，他家住菜場附近，平常斯斯文文，是很容易淹沒在路人之中的同學。我和他同班三年，沒有說過二十句話。他的成績很好，尤其數學，只是不愛表達，一直都是跟阿公阿嬤住——實則我們班上，是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學生來自特殊家庭。他們隔代教養、父母離異、親戚撫養，甚至還有父親入贅，所以跟從母姓。我會知道，正是開學的個資表單，最後由我負責。因為必須確認是否表格全都填妥，不得不、也不能不，就把他們的家世認真全都看過一次了。我實在是知道太多太多了。

打包制度不到半個月，果然很快就出了大事。那天中午放學，我們隊伍來到學校門口，當天輪到李正達打包，他提著沉甸甸一大包紫菜蛋花湯、一大包白米飯，三道配菜也全都外帶了。實在太重的緣故，讓他整個身子，走路呈現傾斜樣態。記得當天校門口，等候放學的隊伍很多，其中一位年資與牡丹導師相近的女老師，立刻看見李正達手上的菜尾，她的眼睛瞪的超大。我們全班被叫住，隨隊帶到一旁圍牆，她蹲下來，摸了又摸熱熱的菜尾，好像抓賊，他說：「這些午餐，你怎麼可以帶這回家？」

李正達啞口無言，那女老師面孔猙獰起來極似蟾蜍，接著使用蟾蜍表情說：「這是學校的東西，你不能帶走，你是小偷啊，誰准許你這麼做？」李正達被問到幾整張臉紅漲起來，可是沒有要哭的樣子。其他報名打包的同學，看似逃過一劫，全都嚇到發抖，我也跟著大抖。牡丹導師當天沒有隨隊，應該是說，這條從教室走到校門的短路，我們這班實在不需導師陪同，隊形整整齊齊，從來不會潰散。但見現場沒人相救，那女老師的叫罵聲響，持續引來更多師生圍觀，並且經由她的引導，後來，視線全都緊緊盯住那五大袋了。李正達的手握得更緊，女老師再次蹲下，仔細端詳，到底袋裡全都裝什麼。

我們不知犯了什麼天條，平常這些菜尾，都是妳們這些老師帶回家的呀。事發隔天，消息很快傳到牡丹耳裡。第四堂下課前，牡丹找來楊秀慧與我問個原委——結果楊秀慧當時不在場，不然我信她會挺身而出，因她下課直接去找她阿嬤，不跟我們一起徒步回家。楊秀慧雖不在場，知情之後異常激動，她用力控

訴昨天同學遭到的不平，老師請我還原。我說，學生最後漸漸散去了，只剩我們全班不敢動，罰站在校門口邊的欖仁樹下。欖仁樹高大且蔽日，大家悶不吭聲，可以感覺五大袋的菜尾正在發酸。其實昨天現場，沒有一人掉淚。今天倒是這邊一個、那邊一個，嚎啕放聲、大哭起來。

李正達還是沒哭，牡丹導師正要轉身前去理論，儼然愛文國小黑牡丹再現，她說：「你們每一個，從今天開始，都給我爭氣一點。」這時楊太太推著午餐車經過，長長的走廊，南國的陽光，落在教室外頭的菩提森林，以及那一棵老愛文芒果樹。用餐時間到了，鐘聲整點響起。想起昨天那位女老師最後落下的狠話，其實大有玄機，她說你們班怎麼都不吃？你們班是要作仙啊？